

新文學運動史資料

中華民國廿三年九月初版發行
中華民國廿三年九月再版發行

新文學運動史資料（全二冊）

實價國幣八角（外埠酌加郵費）

編者 張若

發行者 王子

上海福州路二八五

印刷者 光明書局

局

目次

第一編 緒論

新文化運動是什麼.....	陳仲甫〔一〕
文學革命運動.....	胡適〔八〕

第二編 新文學建設運動

文學改良芻議.....	胡適〔三〕
文學革命論.....	陳仲甫〔四〕
歷史的文學觀念論.....	胡適〔五〕
關於文學革命的兩封信.....	錢玄同〔六〕
我的文學改良觀.....	劉半農〔七〕
建設的文學革命論.....	胡適〔八〕

第三編 對舊作家的論爭

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.....	林紆〔九〕
致蔡元培書.....	林紆〔一〇〕

復林琴南書

蔡元培 [一〇五]

書扎六十四

嚴復 [二〇]

致新青年編者書

王敬軒 [二一]

復王敬軒書

劉復 [二六]

國文之將來

蔡元培 [三三]

第四編 對學衡派的論爭

評提倡新文化者

梅光迪 [三七]

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

梅光迪 [四〇]

論新文化運動

吳宓 [四四]

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

羅家倫 [六二]

第五編 整理國故問題

國學季刊宣言

胡適 [六九]

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

鄭振鐸 [七〇]

我們對於國故應取的態度

顧頡剛 [七二]

國學運動的我見

成仿吾 [三五]

整理國故的評價

郭沫若 [三九]

古文學

第六編 對甲寅派的論爭

評新文化運動

周作人 [三七]

評新文學運動

章行嚴 [三七]

新文化運動的批評

章行嚴 [三七]

守舊與玩舊

高一涵 [四一]

章士釗——陳獨秀——梁啟超

徐志摩 [四六]

讀章氏『評新文學運動』

吳稚暉 [五四]

文言文的優勝

成仿吾 [五九]

告恐怖白話文的人們

唐璧黃 [五七]

第七編 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

新文學的要求

唐璧黃 [六三]

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

周作人 [二九]

文學與人生

沈雁冰 [九七]

什麼是文學

沈雁冰 [一〇三]

新文學觀的建設

沈雁冰 [一〇九]

目次

次

新文學之使命.....成仿吾【三三三】

我們的文學新運動.....郭沫若【三三三】

藝術之社會的意義.....成仿吾【三三三】

文藝之社會的使命.....郭沫若【三三九】

寫實主義與庸俗主義.....成仿吾【三四六】

第八編 革命文學運動

文藝家的覺悟.....郭沫若【三五三】

革命與文學.....郭沫若【三六三】

革命文學與牠的久遠性.....成仿吾【三七六】

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.....成仿吾【三八〇】

新文化運動是什麼

陳仲甫

『新文化運動』這個名詞，現在我們社會裏很流行；究竟新文化底內容是些什麼，倘然不明白他的內容，會不會有因誤解及缺點而發生流弊的危險，這都是我們贊成新文化運動的人應該注意的事呵！

要問『新文化運動』是什麼，先要問『新文化』是什麼；要問『新文化』是什麼，先要問『文化』是什麼。

文化是對軍事政治（是指實際政治而言，至於政治哲學仍應該歸到文化。）產業而言，新文化是對舊文化而言。文化底內容，是包含着科學，宗教，道德，美術，文學，音樂這幾樣；新文化運動，是覺得舊的文化還不足的地方，更加上新的科學，宗教，道德，文學，美術，音樂等運動。

科學有廣狹二義：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而言，廣義的是指社會科學而言。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，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，像社會學，論理學，歷史學，法律學，經濟學等，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，說明的都算是科學；這乃是科學最大的效用。我們中國人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，也有科學的威權；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，也要受科學的洗禮；向來不認識西洋除自然科學外沒有別

種應該輸入我們東洋的文化；向來不認識中國底學問有應受科學洗禮的必要。我們要改去從前的錯誤，不但應該提倡自然科學，並且研究，說明一切學問（國故也包含在內），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，才免得昏天黑地烏烟瘴氣的妄想，胡說。現在新文化運動聲中有兩種不祥的聲音：一是科學無用了，我們應該注重哲學；一是西洋人現在也傾向東方文化了。各國政治家資本家固然利用科學做了許多罪惡，但這不是科學本身底罪惡；科學無用，這句話不知從何說起？我們的物質生活上需要科學，自不待言；就是精神生活離開科學也很危險。哲學雖不是抄集各種科學結果所能成的東西，但是不用科學的方法下手研究，說明的哲學，不知道是什麼一種怪物！杜威博士在北京現在演講底『現代的三個哲學家』：一個是美國詹姆士，一個是法國柏格森，一個是英國羅素，都是代表現代思想的哲學家，前兩個是把哲學建設在心理學上面，後一個是把哲學建設在數學上面，沒有一個不採用科學方法的。用思想的時候，守科學方法才是思想，不守科學方法便是詩人底想像或愚人底妄想，想像，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。哲學是關於思想的學問。離開科學談哲學，所以現在有一班青年，把周秦諸子，儒佛耶回，康德黑格兒橫拉在一起說一陣昏話，便自命爲哲學大家，這不是怪物是什麼？西洋文化我們固然不能滿意，但是東方文化我們更是領教了，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，我們但有一毫一忽羞惡心，也不至以此自誇。西洋人也許有幾位別致的古董先生懷着好奇心要傾向他；也許有些圓通的人拿這話來應酬東方的士政客，以爲他們只聽得懂這些話；也許有些人故

意這樣說來迎合一羣朽人底心理；但是主張新文化運動底青年，萬萬不可爲此囑語所誤。『科學無用了』

『西洋人傾向東方文化了』這兩個妄想倘然合在一處，是新文化運動一個很大的危機！

宗教在舊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，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沒有他。人類底行爲動作，完全是因爲外部的刺激，內部發生反應。有時外部雖有刺激，內部究竟反應不反應，反應取什麼方法，知識固然可以居間指導，真正反應進行底司令，最大的部分還是本能上的感情衝動。利導本能上的感情衝動，叫他濃厚，摯真高尚，知識上的理性，德義都不及美術音樂宗教底力量大。知識和本能倘不相並發達，不能算人間性完全發達。所以詹姆士不反對宗教，凡是在社會上有實際需要的實際主義者都不應反對。因爲社會上若還需要宗教，我們反對是無益的，只有提倡較好的宗教來供給這需要，來代替那較不好的宗教，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。羅素也不反對宗教，他預言將來須有一新宗教。我以爲新宗教沒有堅固的起信基礎，除去舊宗教底傳說的附會的非科學的迷信，就算是新宗教。有人嫌宗教是他力，請問擴充我們知識底學說，利導我們情感底美術，音樂，那一樣免了他力？又有人以爲宗教只有相對價值，沒有絕對的價值，請問世界上什麼東西有絕對價值？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，既不注意美術，音樂，又要反對宗教，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麼機械的狀況，這是完全不會了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，這是一樁大錯，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。

我們不滿意於舊道德，是因為孝弟底範圍太狹了。說什麼愛有等差，施及親始，未免太狹頭了。就是達到他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理想世界，那時社會的紛爭恐怕更加利害；所以現代道德底理想，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擴充到全社會的友愛。現在有一班青年却誤解了這個意思，他並沒有將愛情擴充到社會上，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幟，拋棄了他的慈愛的、可憐的老母；這種人豈不是誤解了新文化運動的意思？因為新文化運動是主張教人把愛情擴充，不主張教人把愛情縮小。

通俗易解，是新文學底一種要素，不是全體要素。現在歡迎白話文的人，大半只因為他通俗易解，主張白話文的人，也有許多只注意通俗易解。文學、美術、音樂，都是人類最高心情底表現，白話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爲止境，不注意文學的價值，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，不配說是新文學，這也是新文化運動中一件容易誤解的事。

歐美各國學校裏，社會裏，家庭裏，充滿了美術和音樂底趣味，自不待言；就是日本社會及個人的音樂、美術及各種運動、娛樂，也不像我們中國人底生活這樣乾燥無味。有人反對婦女進廟燒香，青年人逛新世界，我却不以爲然；因為他們去燒香去逛新世界，總比打麻雀好。吳稚暉先生說：『中國有三種大勢力，一是孔夫子，一是關老爺，一是麻先生。』我以爲麻先生底勢力比孔關兩位還大，不但信仰他的人比信仰孔關的人多，而且是真心信仰，不像信仰孔關還多半是裝飾門面。平時長幼尊卑男女底界限很嚴，只有麻先生

底力量可以叫他們鬼混做一團。他們如此信仰這位麻先生雖然是邪氣，我也不反對；因為他們去打麻雀，還比吸鴉片烟好一點。鴉片烟，麻雀牌何以有這般力量，叫我們墮落到現時的地步？這不是偶然的事，不是一個簡單的容易解決的問題，不是空言勸止人不要吸煙打牌可以有效的。那吸煙打牌的人，也有他們的「一面理」；因為我們中國社會及家庭的音樂、美術及各種運動娛樂一樣沒有，若不去吸煙打牌，資本家豈不要閑死，勞動者豈不要悶死？所以有人反對鄭曼陀底時女畫，我以為可以不必；有人反對新年裏店家打十番鑼鼓，我以為可以不必；有人反對大舞臺，天蟾舞臺底皮簧戲曲，我以為也可以不必。表現人類最高心情底美術、音樂，到了鄭曼陀底時女畫，十番鑼鼓，皮簧戲曲這步田地，我們固然應該為西洋人也要來傾向的東方文化一哭；但是倘若並這幾樣也沒有，我們民族的文化裏連美術、音樂底種子都絕了，豈不更加可悲？所以蔡子民先生曾說道：『新文化運動莫忘了美育。』前幾天我的朋友張申甫給我的一封信裏也說道：『宗教本是發宣人類不可說的最高情感（羅素謂之「精神」Spirit）的，將來恐怕非有一種新宗教不可。但美術也是發宣人類最高的情感的（羅丹說：「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東西之表示，美術就是尋求這個美的。」就是這個意思。）而且宗教是偏於本能的，美術是偏於知識的，所以美術可以代宗教，而合於近代的心理。現在中國沒有美術真不得了，這才真是最致命的傷。社會沒有美術，所以社會是乾枯的，種種東西都沒有美術的趣味，所以種種東西都是乾枯的；又何從引起人的最高情感？中國這個地方若缺

知識，還可以向西方去借；但若缺美術，那便非由這個地方的人自己創造不可。

關於各種新文化運動中底誤解及缺點，上面已略略說過；另外還有應該注意的三件事：

一、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團體的活動。美公使說中國人沒有組織力，我以為缺乏公共心才沒有組織

力。忌妬獨占的私慾心，人類都差不多，西洋人不比中國人特別好些；但是因為他們有維持團體的公共心牽制，所以才有點組織能力，不像中國人這樣渙散。中國人最缺乏公共心，純然是私慾心用事，所以遍政界、商界、工界、學界，沒有十人以上不衝突，三五年不渙散的團體。最近學生運動裏也發生了無數的內訌，和南北各派政爭遙遙相映。新文化運動倘然不能發揮公共心，不能組織團體的活動，不能造成新集合力，終久是一場失敗，或是效力極小。中國人所以缺乏公共心，全是因為家族主義太發達的緣故。有人說是個人主義妨礙了公共心，這卻不對。半聾半瞎的八十衰翁，還要拚着老命做官發財，買田買地，簡直是替兒孫做牛馬，個人主義決不是這樣。那賣國貪賊的民賊，也不盡為自己的享樂，有許多竟是省吃儉用的守財奴。所以我以為戕賊中國人公共心的不是個人主義，中國人底個人權利和社會公益，都做了家庭底犧牲品。『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。』這兩句話描寫中國人家庭主義獨盛沒有絲毫公共心，真算十足了。二、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造的精神。創造就是進化，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，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。我們不但對於舊文化不滿足，對於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；不但對於東方文化不滿足，對

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，不滿足才有創造的餘地。我們儘可前無古人，却不可後無來者；我們固然希望我們勝過我們的父親，我們更希望我們不如我們的兒子。

三，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。新文化運動影響到軍事上，最好能令戰爭止住，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運動底朋友不是敵人。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產業上，應該令勞動者覺悟他們自己的地位，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『人』看待，不要當做機器，牛馬，奴隸看待。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，是要創造新的政治理想，不要受現實政治底羈絆。譬如中國底現實政治，什麼護法，什麼統一，都是一班沒有飯吃的無聊政客在那裏造謠生事，和人民生活，政治理想都無關係，不過是各派的政客擁着各派的軍人爭權奪利，好像狗爭骨頭一般罷了。他們的爭奪是狗的運動，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；我們只應該拿人的運動來轟散那狗的運動，不應該拋棄我們人的運動去加入他們狗的運動！

文學革命運動

胡適

——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十節

現在我們要來說說這五六年的文學革命運動了。

中國的古文在二千年前已經成了一種死文字。所以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奏稱『詔書律令下者……文章爾雅，訓辭深厚，恩施甚美；小吏淺聞，不能究宣，無以明布諭下。』那時代的小吏已不能了解那文章爾雅的詔書律令了。但因為政治上的需要，政府不能不提倡這種已死的古文，所以他們想出一個法子來鼓勵民間研究古文。凡能『通一藝以上』的，都有官做，『先用誦多者。』這個法子起于漢朝，後來逐漸修改，變成『科舉』的制度。這個科舉的制度延長了那已死的古文足足二千年的壽命。

但民間的白話文學是壓不住的。這二千年之中，貴族的文學儘管得勢，平民的文學也在那裏不聲不響的繼續發展。漢魏六朝的『樂府』代表第一時期的白話文學。樂府的真美是遮不住的，所以唐代的詩也很多白話的，大概是受了樂府的影響。中唐的元稹白居易更是白話詩人了。晚唐的詩人差不多全是白話或近於白話的了。中唐晚唐的禪宗大師用白話講學說法，白話散文因此成立。唐代的白話詩和禪宗的白

話散文代表第二時期的白話文學。但詩句的長短有定，那一律五字或一律七字的句子究竟不適宜于白話，所以詩一變而爲詞。詞句長短不齊，更近說話的自然了。五代的白話詞，北宋柳永歐陽修黃庭堅的白話詞，南宋辛棄疾一派的白話詞，代表第三時期的白話文學。詩到唐末，有李商隱一派的妖嬈詩出現，北宋楊億等接着，造爲『西崑體』。北宋的大詩人極力傾向解放的方面，但終不能完全脫離這種惡影響。所以江西詩派，一方面有很近白話的詩，一方面又有很壞的古典詩。直到南宋楊萬里陸游范成大三家出來，白話詩方才又興盛起來。這些白話詩人也屬於這第三時期的白話文學。南宋晚年，詩有嚴羽的復古派，詞有吳文英的古典派，都是背時的反動。然而北方受了契丹女真蒙古三大征服的影響，古文學的權威減少了，民間的文學漸漸起來。金元時代的白話小曲——如陽春白雪和太平樂府兩集選載的——和白話雜劇，代表這第四時期的白話文學。明朝的文學又是復古派，戰勝了八股之外，詩詞和散文都帶着復古的色彩，戲劇也變成又長又酸的傳奇了。但是白話小說可進步了。白話小說起于宋代，傳至元代，還不會脫離幼稚的時期。到了明朝，小說方才到了成人時期；水滸傳金瓶梅西遊記都出在這個時代。明末的金人瑞竟公然宣言『天下之文章無出水滸傳右者』。清初的水滸後傳，乾隆一代的儒林外史與紅樓夢，都是很好的作品。直到這五十年中，小說的發展始終沒有間斷。明清五百多年的白話小說，代表第五時期的白話文學。這五個時期的白話文學之中，最重要的是這五百年中的白話小說。這五百年之中，流行最廣，勢力最

大，影響最深的書，並不是四書五經，也不是性理的語錄，乃是那幾部『言之無文行之最遠』的水滸三國西遊紅樓。這些小說的流行便是白話的傳播；多賣得一部小說，便添得一個白話教員。所以這幾百年來，白話的知識與技術都傳播的很遠。超出平常所謂『官話疆域』之外。試看清朝末年南方作白話小說的人，如李伯元是常州人，吳沃堯是廣東人，便可以想見白話傳播之遠了。但丁（Dante）鮑高嘉（Boccaccio）的文學，規定了意大利的國語；嘉叟（Chaucer）衛克烈夫（W. Wycliffe）的文學，規定了英吉利的國語；十四五世紀的法蘭西文學，規定了法蘭西的國語。中國國語的寫定與傳播兩方面的大功臣，我們不能不公推這幾部偉大的白話小說了。

中國的國語早已寫定了，又早已傳播的很遠了，又早已產生了許多第一流的活文學了，——然而國語還不會得全國的公認，國語的文學也還不會得大家的公認。這是因為什麼緣故呢？這裏面有兩個大原因：一是科舉沒有廢止。一是沒有一種有意的國語主張。

科舉一日不廢，古文的尊嚴一日不倒。在科舉制度之下，居然能有那無數的白話作品出現，功名富貴的引誘居然買不動施耐菴雪芹吳敬梓，政府的權威居然壓不住水滸西遊紅樓的產生與流傳；這已經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微幸又最光榮的事了。但科舉的制度究竟能使一般文人鑽在那墨卷古文堆裏過日子，永遠不知道時文古文之外還有什麼活的文學。倘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存在，白話文學的運動決不會有

這樣容易的勝利。

一九〇四年以後，科舉廢止了。但是還沒有人出來明明白白的主張白話文學。二十多年以來，有提倡白話報的，有提倡白話書的，有提倡官話字母的，有提倡簡字字母的；這些人難道不能稱爲『有意的主張』嗎？這些人可以說是『有意的主張白話』，但不可以說是『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』。他們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：一邊是『他們』，一邊是『我們』。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『他們』，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『我們』。我們不妨仍舊吃肉，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，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。這種態度是不行的。

一九一六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，方才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。這個運動有兩個要點與那些白話報或字母的運動絕不相同。第一，這個運動沒有『他們』『我們』的區別。白話並不單是『開通民智』的工具，白話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。白話不是只配拋給狗吃的一塊骨頭，乃是我們全國人都該賞識的一件好寶貝。第二，這個運動老老實實的攻擊古文的權威，認他做『死文學』。從前那些白話報的運動和字母的運動，雖然承認古文難懂，但他們總覺得『我們上等社會的人是不怕難的，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。』這些『人上人』大發慈悲心，哀念小百姓無知無識，故降格做點通俗文章給他們看。但這些『人上人』自己仍舊應該努力模倣漢魏唐宋的文章。這個文學革命便不同了；他們說，古文死了二千年了，他的不孝